

英树湾的孩子们

黄 国 玉

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枣树湾的孩子们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枣树湾小学的鲁石牛和杨小星，本来是一对形影不离，十分要好的同学，现在却突然断绝一切关系，不但不相往来，还简直有点“不共戴天”呢！

这是怎么回事？请读者随同新调来的余老师从家访开始，来一步步揭示其中的秘密吧！

本书故事生动，情节曲折，语言流畅，富有儿童生活气息，适合广大少年儿童阅读。

枣树湾的孩子们

黄 国 玉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（联）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.625印张 41千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8,400册

统一书号 103·2·12 定价0.27元

目 次

- 一、他俩干嘛噉着嘴 (1)
- 二、话语伴随溪水流 (6)
- 三、伙伴聚集议计策 (13)
- 四、柏树林里情谊深 (19)
- 五、矛盾根子在哪儿 (25)
- 六、小铁锹呀小铁锹 (34)
- 七、小芸登门来补课 (43)
- 八、老天发下“考试卷” (51)
- 九、崖边巧遇采药人 (58)
- 十、水里漂流绿雨衣 (66)
- 十一、“万花筒”啊转呀转 (71)
- 十二、朵朵春花在盛开 (79)

一、他俩干嘛噘着嘴

真没想到，余老师新调到枣树湾小学，第一次给学生分配劳动任务时，就碰了个“大钉子”！

余老师，四十七八岁年纪，中等个儿，齐耳的短发，清秀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有神的大眼睛。她来到这个学校，见教室外面有一堆垃圾和许多砖头、瓦片，就想带领同学们把垃圾“搬个家”，用砖头、石块垒两个大花坛，栽些花草，美化环境。课外活动时，她和班长吴小芸从学校保管室领来了工具。分配任务时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安排好的名单，喊道：“鲁石牛！”

“到！”一个大头、方脸、两眼乌亮闪光的男孩，挺着胸，昂着头，“噔噔”地走到余老师面前。

“杨小星！”

“嗯。”一个尖声尖气的男孩侧身从人缝里挤出来，微微低着头，离余老师远远地站着。余老师打量了他一下：圆乎乎的脸蛋，细皮粉白的，忸忸怩怩，

象个小姑娘。

“你俩抬这只筐，好吗？”余老师用手指指边的一只小竹筐，看看鲁石牛，又望望杨小星。

“余老师，我，我不！……”鲁石牛头一摆，噘着嘴，扭动着身子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余老师正在奇怪，又听杨小星说：“余老师，……我……”小星两只月牙儿眼哀求似地望着余老师，眼圈儿红了，又立即侧过身，扭过脸去。

怎么回事？余老师愣愣地望着他俩，一时摸不着头脑。

同学们可活跃了。他们有的伸伸舌头，用两只拳头相互碰了碰；有的用手指指嘴巴；还有个调皮鬼在“吃吃”地发笑呢！……总算班长吴小芸有办法，她辫儿一甩，拉一个同学走到余老师面前，挤挤眼睛、撇撇嘴说：“余老师，这只筐我们抬吧。”

余老师会意地点了点头。

任务继续往下分配。

劳动中，吴小芸告诉余老师：鲁石牛和杨小星原来是一本画书伙着看，一个桃子分着吃，好得象一对亲兄弟。这几天，不知怎么“风云突变”，闹崩了，简直有点“不共戴天”呢！

余老师停下手中的铁锹，掏出手帕擦擦额上的汗

水，两道眉毛立即“紧急集合”，变成了两块黑疙瘩。

余老师是前几天调到这所学校的。因原来的老师患病住了医院，她没来得及多做准备，就匆匆忙忙走上讲台。学校教师少，这个五年级班的语文、数学课都由她一人担任。好在这这是农村小学，班上只有29人，她也能担当得起。人常说：蹚水过河，得先扔块石头试探深浅。是呀，班上这“29条知识的小河”，谁的深、谁的浅呢？余老师便对全班进行了语文、数学的摸底测验。批阅试卷时，她明显地发现，有两个孩子的成绩比较特殊：一个是鲁石牛，语文方面思路开阔，想象丰富，用词生动、活泼；数学却丢三落四，没有及格。另一个是杨小星，数学概念明确，运算熟练，细致；语文方面却思路狭窄，词语运用不当……余老师看着想着：要是让这两个孩子经常在一起做作业，相互取长补短，共同进步，该有多好啊！于是在安排今天的劳动任务时，便很自然地让他俩同抬一只筐，谁知他们之间却还隔着“一座山”呢！……

“余老师，余老师！”两个送垃圾回来的孩子满脸带笑，抬起一只空筐，欢蹦乱跳地跑到余老师面前，从筐里举起两块鞋底大的青条石说，“路上拾的，用这垒花坛，好不好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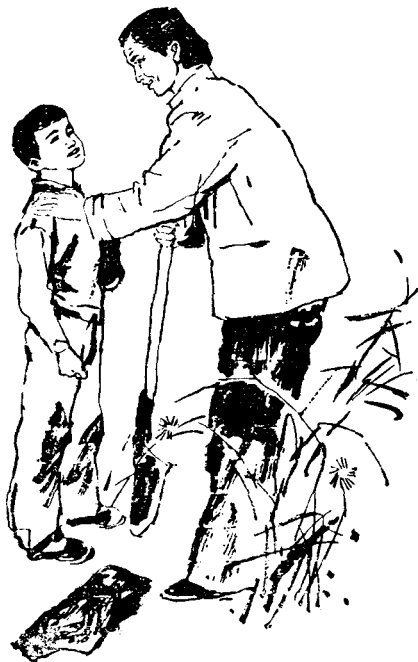
余老师接过来看了看，微笑地点头说：“好，

好。”又把石头还给那两个同学：“先放好。”接着继续挥舞铁锹，铲起垃圾来。

一块石头嵌在地里，象牛角一样翘在外面，非常难看。鲁石牛用两只手扳，没扳起来。余老师见到，放下铁锹，凑了过去，伸出一只手，两人一用劲，石头起来了。石牛望望余老师，笑了笑。余老师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看，还是两人的力量比一人大。”接着又问道：“鲁石牛，你和杨小星怎么啦？”

象是挨了一记耳光，石牛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。他瞟瞟正在槐树旁边拾瓦片的杨小星，两眼瞪得象圆玻璃球：“他，他……”下面就再也没有词儿了。

余老师又到槐树旁边，和杨小星一起拾瓦片。她凑到小星跟前，小声问道：“杨小星，



你和石牛吵过架吗？”

杨小星望望余老师，忽然又低下头，两个“月牙湖”里涨满了水，接着滚出几颗晶莹晶莹的小水珠，“叭叭”地落在手中的瓦片上……

余老师手中的瓦片掉下了。她很奇怪：这两个孩子到底怎么啦？

二、话语伴随溪水流

早晨，东边天空象铺开一幅巨大的彩绸，绚丽斑斓。远远近近的树丛顶上，飘荡着缕缕轻纱般的薄雾。青草叶尖上，闪动着晶莹的露珠。睡了一夜的鸟儿们，正在亮开歌喉，合唱一支动听的晨曲呢！

这时，青草掩映的山边小路上，匆匆行走着一位阿姨，这便是余老师。她是到杨小星家去访问的。

杨小星和鲁石牛成了“冤家对头”，从他俩嘴里掏不出真话，同学们也都象蒙在鼓里，余老师只得去找家长了解。知道了原因，才能“对症下药”，搬走他们之间的“大山”呀！

和煦的春风迎面拂动，送来阵阵菜花的芬芳。余老师深深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觉得精神特别愉快。田野上，社员们正在忙着春耕、播种。余老师看着这沸腾的景象，全身都攒足了劲儿，她为祖国“幼芽”的健康成长，也要勤奋地耕耘呀！

小路拐了一个弯，变成“人”字形。杨小星昨天

说的走“人”字哪条腿，余老师记不清了。她抬眼望去，小溪旁边，一位女同志正在洗衣服，就三步两步走过去，问道：“请问您这位……”

一句话没说完，那女同志已抬起头来。只见她三十五、六岁年纪，长长的脸盘，白净净的面皮，明月般的眼睛，两条短粗的发辫搭在肩头。当两人的目光一碰撞时，都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，同声惊叫道：

“啊，是你——？！”

怎么回事？

她俩虽然从不相识，可是前几天曾经有过一次偶然的“相助”——

余老师刚调来的那天，在小集镇边下了汽车。她经过镇上供销社门口时，见供应图书的柜台前挤满了人。有什么好书？她进去伸头看看，原来是新到一批《小学生作文选》，大家都抢着购买。只见身旁一位女同志手里拿着一本“作文选”，书的定价是三角一分，可她在口袋里摸来摸去只掏出二角钱，嘴里咕哝道：“这怎么办？刚才把钱用完了。”

见此情景，余老师便拿出一角一分钱递过去说：“给你凑凑吧。”

那位女同志见是陌生人，感激地说：“这，感谢你了！可我怎么还你呢？”

“不用还了。”余老师微笑地转过身，走开了。

其实，在日常教学生活中，类似这样的事情，余老师做得太多了。她曾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些铅笔、橡皮和小刀子等东西存放着，谁的弄丢了，不能做功课，她就拿出来给谁用。这是她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啦。

谁知那天买“作文选”的女同志，就是眼前这位洗衣服的人！两人见了面，怎么不又惊又喜呢？

洗衣服的女同志放下衣服和棒槌，在围裙上擦擦水淋淋的手，一把抱住余老师的胳膊，奇怪地问：

“你，你在哪儿……”

“我是新调到枣树湾小学来的呀！”

“啊，你就是小星他们的余老师？”

“是呀，那你……”

“我是小星妈呀！”

两人意外地重逢，又是必要的相见，亲热得象是老朋友似地挽着胳膊，肩并肩坐在小溪旁边。

弯弯曲曲的小溪里，流水叮叮淙淙地低声歌唱，也象是为她们感到高兴呢！

“余老师，”小星妈感激地说，“那天要不是你借给我钱，‘作文选’就买不成了。唉，小星那孩子，听说作文老写不好，余老师，是的吧？”小星舅舅在省城一家文艺杂志社当编辑，小星妈想以后请舅舅辅



导辅导，把孩子培养成作家呢。可是孩子的作文成绩就是上不去，做妈妈的怎么不心焦呢？

“这个嘛，前天我们摸底测验过，知道一些。”余老师说，“依我看，要提高小星作文成绩，多看别人的优秀作文，当然有好处，可是同学的帮助也很重要呀！”

只要谈到孩子学习的事，小星妈都感兴趣。她肩头的辫梢一摆动，连忙扭过脸来，问道：“谁帮助他好呢？”

余老师顺手采下一朵小红花，在手上转悠着，慢慢地说：“鲁石牛。”

“鲁石牛？”小星妈扬起眉毛，又结成疙瘩，面露难色地说，“余老师，你不知道，我和石牛妈……”

余老师预感到什么，诧异地问道：“你和石牛妈怎么啦？”

“唉，”小星妈“哧”地扯断身边一根青草说，“我和她冰炭不同炉，水火不相容呀……”

鲁石牛和杨小星的家住在一起。石牛家在东边，是一排瓦屋；小星家在西边，是三间草房。两家的房屋相隔不上十步远，而和别人家最近的也有半里路。小星的爸爸是县城一个机关里的会计，石牛的爸爸是矿山上一名工人，两人都很少回家。小星妈和石牛妈

本来有话随便讲，有事同商量，端着饭碗也串门儿，好得象一对亲姐妹。可是以后为了一件不大的事，两人竟翻了脸。

前几年的一天傍晚，石牛妈从镇上回来，路过自家的自留地时，见一只瓦灰鹅（毛是灰色的）仰起脖子正在啄稻穗，她就大声叫喊起来：“小星妈，你家鹅怎么没关起来，吃我家稻啦！”边叫边随手扔去一块石头。谁知不巧，石头正好落在鹅头上，只见那只鹅身子摇晃几下，就倒在地上，两脚挣扎，不大一会儿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喊声惊动了小星妈。小星妈跑来一看，脸上立即“阴了天”。要知道，这是一只“优良品种”，她费多大劲，才托人从外地买回来，一天要给她下一个拳头大的白鹅蛋呀！现在鹅已送了命，她心里的火气直往外喷，就和石牛妈“噼噼啪啪”吵了一场。

事有凑巧，第二天，石牛家的橘黄公鸡进了小星家的菜园。为“瓦灰鹅事件”两人火气都没有消，就又打了一阵“嘴仗”。心里有了疙瘩，芝麻、绿豆大的事都可以引起纠纷，有意无意的一两句话，比如：她家的狗追扑了你家的鸡，你家的猪吃了她家猪盆里一口食；她和别人说了一句讽刺话，你骂了一声自己的孩子……都躲不过对方的耳目，逃不脱这疙瘩的“罗

网”。时间一长，她们的矛盾乱如麻，疙瘩堆似山，两个好邻居，竟变成了冤家死对头！

大人之间闹别扭，孩子也跟着倒霉。妈妈们心里的想法虽然千差万别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就是各人都向自己的孩子下“命令”：不准两家孩子在一起，免得给大人惹麻烦。现在，余老师来说让鲁石牛帮助杨小星学功课，你想，这可能吗？

听完小星妈的叙述，余老师默默地思索着：是家长们有了“鸿沟”，才造成孩子之间的“大山”吗？……

清亮的溪水，叮叮淙淙地向前流淌着，象是低声向余老师诉说着什么……

三、伙伴聚集计策

鲁石牛和杨小星闹了矛盾，不仅余老师心里不安，同学们也都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呢。他们一有空，就围拢在一起，叽叽咕咕，商量着让他俩和好的计策。你瞧，现在几个小脑袋又凑在一起啦！

一个同学说：“他俩一个脸向东，一个脸朝西，象什么话？我们赶快想出办法，让他俩立时三刻就拉手，就说话，好不好？”

另一个同学说：“你真是‘火烧眉’！还不知道他们隔着的‘山’有多高，‘水’有多深，一眨眼就要他俩‘云散天晴’、‘冰融雪化’，行吗？”

“以我‘高见’，鲁石牛和杨小星的疙瘩，让苏小廷和曹木青来解，怎么样？”说这话的孩子名叫姚大江。他性情温和，点子多，同学们叫他“智多星”。

大家一楞。有人问他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智多星抬抬眼皮，故意叫道：“你们真的都忘啦？苏小廷和曹木青不说话那阵儿，不是鲁石牛和杨小星